

狗尾巴柿饼

冯 杰

柿饼也可以当馍充饥，尤其是狗尾巴柿饼。

为啥叫狗尾巴柿饼，不叫驴尾巴柿饼老虎尾巴柿饼？因为狗尾巴短，驴尾巴长。

进入正月，我牵着衣襟开始跟随姥姥按顺序走亲戚，东庄、河门头、张堤、苗丘、张八寨。亲戚要一家一家地走，饭要一家一家地吃。多是糰一个笆斗篮，里面压的礼物计有：花糕一座，点心两封，馒头四个或八个，柿饼两串。外面用一条花蓝毛巾扎住。有时嫌篮子外表看着不丰盈，就再加些油馍、焦叶、果糖其它吃物。

这种篮子统称作“馒头篮”。村里还有一个语言隐喻：生闺女叫“多个馒头篮”。

单说那馒头篮里的柿饼，十来个黑柿饼用一根柳条枝串着，像七大行星一般，我们叫狗尾巴柿饼，如果走亲戚送去两条狗尾，亲戚多是收下一条，还会留下另一条回赠，这叫“折”。双方要谦让争执一番。像花糕、点心这些镇篮的大件，主人家一般是“不折”的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会偷偷抠出来一个柿饼，边走边吃。

走张堤走亲戚的柿饼多是我姥爷过年前在高平集上赶会买来的。为了省钱，他有时还买那些削掉的柿饼皮，一拃长。柿饼皮也能吃。

冬天我咳嗽不止，姥姥有一个单方，用棉油炸柿饼，吃下两个来果然沉住了气。

有一句关于走亲戚的俗话，叫“狗尾巴一串儿，混顿饭儿”。用儿音来说最传神。是指剩下的这一串狗尾巴柿饼。

到后来这一条狗尾巴长了，柳条上穿的柿饼变多变大，盘成一个大圆圈状，走亲戚要骑自行车，馒头篮子挂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剩下这几条圆圈柿饼就随手挂在自行车把上，左右摆动。

一条细细的乡路上，车铃一响，铃声就会敲打着上面一层白白的柿饼霜，在暮色里，纷纷掉落。



美味 齐白石 作

青春的蓝

凌泽泉

蓝墨水，洒在蓝格子的稿纸上，有着谦谦君子的风度。

在书柜里查找一本书，不期然与早年的一本日记相遇，旧旧硬壳上的那方山水小景业已褪色，翻开来，是那种双行稿纸，上面是蓝墨水涂就的当时心情。蓝墨水，隔着经年的时光又回到眼前，就像别离的友人突然相逢，内心涌起了一份特别的喜悦。

少年心事当拿云。年少时，天空是湛蓝的，海水是蓝莹莹的，就连梦想也是蔚蓝的。蓝，有着纯粹的质地，有着纯洁的底蕴。一方白纸，只有蓝墨水方才配得上在上面书写娟秀的文字。当年，我们用的是那种粗管的新农村牌钢笔，笔尖粗，下墨快。每次要在平素放置在书包里层的那个精致的笔记本上写字之前，先得把手洗净，然后吸上满满一管子蓝墨水，避开父母，一个人独守在房间窗口的那方长条桌上，让年少的心事随着蓝墨水汨汨流淌。一份份小喜悦、小烦恼，都默默地倾注在蓝墨水留下的一个个方块汉字里。一个人的时候，捧读这些泛着蓝光的素洁文字，袭上心头的或许是甜蜜或许是忧伤。

同桌和我是彼此不设防的好友，他爱画画，平素喜欢用蓝墨水勾画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小景。周日，我常和他一道去水库边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，谈学习，也谈未来。闲聊时，他习惯掏出随身携带的蓝墨水笔，在洁白的纸上随意画一些小景。记得有回他反复画的都是一位扎羊角辫的女孩，或侧目，或颌首，或低眉，蓝蓝的墨水间裹挟着一份淡淡的忧伤。我问，画的是谁？他把目光投向水库的远方，那里有水鸟在芦苇丛中蹁跹。我知道，此刻的他内心里肯定藏着一份排解不了的忧愁，即便是这满库的碧水，也无法稀释一丝一毫。返回前，他把一沓用蓝墨水绘就的肖像图，一张张平铺在水面上，任碧水慢慢浸湿纸张，蓝墨水绘就的肖像图也逐渐漫漶开来，洇成一团

团蓝汁，尔后消溶于缥缈的水中，连同那流水的光阴和懵懂的岁月。

之后，我得知，那个女孩与他是同一绘画小组的，那天，他是在用一种特别的方式透露出自己对蓝墨水般纯洁初恋的向往。用蓝墨水在素洁的白纸上勾勒着一个人的浅笑嫣然，想必那人已经住进了他的心房。这事要是让那位女孩知道，其内心一定会充盈着满满的幸福。

偶然的一次，我在食堂里遇到了一位女孩，仅凭对那天的蓝墨水画的印象，就能断定，她，就是画中的女主角。回到宿舍后，我鼓动同桌给她写封信。写信的那晚，他伏在寝室的桌子上，蓝墨水笔下，躺着一沓淡蓝的双行纸。面对空白的信纸，他握着的笔却迟迟不曾落下。笔有千钧重，此言不虚。想不到，当蓝墨水将要变成一种表达最美好情感的文字时，竟是如此的艰难。终于，有一行文字落在纸上，随即，那张信纸又被揉皱，未干的蓝墨水洇过纸来，透着苍凉。几乎已至深夜，那封长达三页的信才尘埃落定。一个个含情吐芳的汉字，绽放在淡蓝色的信笺上，仿佛一朵朵蓝睡莲，蓝得含蓄、蓝得深情、蓝得纯洁。接着，他又自做了一个白色的信封，用蓝墨水工整地写上她的芳名。信封上的蓝，是万里长空中的一抹碧蓝，是浩瀚大海中的一汪深蓝，蓝得透彻，蓝得像一场风轻云淡的心事，融入硕大的天幕，尔后了无痕迹。

及至多年之后，我给爱人写就的信，用的也是这种蓝，素洁的纸上，蓝墨水在倾诉，在呼唤，在等待，在期盼。

那时的我们，拥有着年少的资本，尽可以有大把用蓝墨水写信的好日子可供挥霍，却不知再好的宴席也会有散场的时候。但，多年之后的今天，不再年少的我们对蓝墨水依然一往情深。

水盏子和划拳

王光龙

明末张潮纂辑了一本笔记小说，叫《虞初新志》，广罗志人、志怪以及传奇之事。深秋之夜，热茶一杯，适合读野史。读到《瘞水盏子志石铭》一章，里面提到一种乐器，名曰：水盏子。

这种乐器是“隋万宝常析钟律，能叩食器应弦，后人即以水盏入乐”，到了明代，有一个蓄婢叫住子，“能叩食器为《幽州歌》”，并且发现“水浅深分下上清浊，叩以犀匙，凡器八而音周，强名曰‘水盏子’。”这是“水盏子”的由来。

水盏子，是一种“食器”，大抵就是饭桌上盛水的瓷碗、瓦杯、酒盅，用木箸叩击，发出声响。水盏子早先是一种土类乐器，我在教授幼子《三字经》时，就诵读到“匏土革，木石金。丝与竹，乃八音”之句。这说明土类乐器自古有之，并为八音之一，和后来的埙、缶等陶土制的乐器相仿，故《史记》里有“秦王为赵王击缶”，《庄子》里有“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”。现今不常闻，大概也能奏处宫商角徵羽之音。

且不问水盏子后来成了专门的一种演奏乐器，想当初在饭桌上扣食器，必当是随性而为，也是杯盘狼藉、酒足饭饱之际的酣然之举动。这和《红楼梦》里行酒令的阳春白雪不同，是一种下里巴人的即兴之作。可以想象亲朋相聚，载歌载舞，手舞足蹈，不必计较声调与韵律，杯中酒水或深或浅，随着木箸击打而一吐心中之快，清越干脆，这是人生何其幸哉之乐事。

古人兴致来了，或扣弦而歌，或踏歌而行。我见过南宋马远的一幅山水风俗画，就叫《踏歌图》。远处山峰刀劈斧斫，云雾缭绕。几个农人正在踏歌而行。整幅画铁线勾勒，皴染明暗，人物表情丰满。图面顶部宋宁宗赵扩抄录了一首王安石的诗：“宿雨清砧句，朝阳丽帝城。丰年人乐业，垆上踏歌行。”说明这是人民为庆祝丰年而踩踏之歌。汪伦也曾踏歌欢送李白离开桃花潭。这是一种风俗，也大概是随性而为，和叩击食器类似，今人酒桌上兴致来了，也用筷子击打碗盘，但更多的是划拳。

孩提之年，草屋内灯盏散着黄晕，灯下一方桌，几碟农家荤素小菜，父亲和四五个堂表亲在桌下磨拳擦掌，欢饮正浓。“五魁首”“六六六”“八匹马”，两人双手激战，众人击碗助威，输的人拿起桌上一两的土瓷酒盅，挤眉咧嘴地抿了一口。我们这些堂表亲的孩子就在墙脚下打弹珠，捉蟋蟀，屋里飘出的酒香，浸染着整个童年。

后来，时光像一个漩涡，把一些人冲散了，就像画里的踏歌声渐行渐远，划拳声渐渐歇了，清脆的叩击碗盘水盏之声也变得迟钝，只剩下父亲一个人独酌。

他偶尔敲着碗盘轻声哼唱几声，像个隐士。



午后
汤青 摄